

# 约鲁巴人的社会经济思想 对尼日利亚扶贫工作的启示

乔尔·B·巴巴洛拉 阿德索基·奥尼 阿德莫拉·阿坦达  
贝妮迪克塔·O·奥耶尤拉 - 奥修迪

## 引言

“贫困”(poverty)一词没有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它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概念。人们对贫困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认识。《剑桥国际英语辞典》(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2002)将贫困界定为“一种极端贫穷的状态”,并补充道:“贫困指的是缺少某种物品或者这种物品的质量极其低劣”。尽管贫困通常与难以满足基本需要的、极低的收入有关,但仍需要根据贫困群体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特征作出进一步界定。此外,人们还根据广泛的经济问题对其作出界定,如缺少就业机会、需求不足或国民收入不足等。因此,贫困的特征是低收入、低热量饮食、卫生保健设施不足、教育水平低、预期寿命低、婴儿死亡率高、失业或未实现充分就业,以及无法享受各种社会设施等。

因此,穷人不仅是指那些缺少金钱的人,而且还指那些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人:这种状态产生了羞辱、无能为力、排斥、剥削和退化(Werner 2002)。可以说,“poverty”(贫困)这一单词的每个字母都代表着一个描述穷人的形容词:“被动的”(passive)、“局外人的”(outsiders)、“沉默的”(voiceless)、“被排斥的”(excluded)、“被忽略的”(retracted)、“陷入短缺的”(trapped in deficiencies)和“陷于匮乏的”(yoked with lacks)。穷人被描述为“被动的”,是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常常消极懈怠、思维钝化和一味顺从(World Bank, 1990, 2001a, 2001b, 2005)。根据现有的知识体系,穷人被排除在各种可以改善其处境的资产和社会支持系统之外。穷人在社会上,是沉默的,极易受到疾病和经济萧条等各种震荡的影响,无法享受教育、卫生保健等高品质服务,身处贫困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陷入悲惨的生活境

乔尔·B·巴巴洛拉(Joel B. Babalola),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育管理教授,专业方向为教育经济学。Email: joelbabalola2000@yahoo.co.uk

阿德索基·奥尼(Adesoji Oni),福布莱特(Fulbright)学者,教育社会学博士,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基础教育系讲师,专业兴趣为教育领域的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社会越轨或社会解组及教育领域中的民主。Email: aolunoni@yahoo.com

阿德莫拉·阿坦达(Ademola I. Atanda),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教育管理学系经济学博士生和助理讲师。Email: dermyhblessing@yahoo.com

贝妮迪克塔·O·奥耶尤拉 - 奥修迪(Benedicta O. Oyejola-Oshodi),尼日利亚塔伊·索拉林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助理讲师,研究兴趣为教育管理学和约鲁巴研究,她提供了本文所采用的大部分约鲁巴谚语。

地,而且必须屈从于命运的反复无常。极端贫困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尊严,有些人甚至会诉诸暴力和恐怖主义,这反过来又会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极端贫困妨碍人们追求一个社会必须提供的美好事物,并阻碍他们参与公共决策。沃纳解释说,贫困不仅指财富少和收入水平低,而且还指无能为力和遭受排斥(Werner, 2002)。

## 关于贫困的统计数据

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全球 60 亿人中,有超过 12 亿人(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1/5)每天靠不足 1 美元艰难度日,至少有 12 亿人无法获取安全的饮用水。世界上 1%的最富有人口的收入,相当于 57%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总和。世界上 5%的最富有人口的收入则是赤贫人口收入的 114 倍。《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US Census Bureau Report, 2001)也显示,美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拉大。至于年轻人中的贫困状况,柯泰恩(Curtain, 2004)估计,在世界所有年轻人中,有 18%的人每天靠不足 1 美元生活,近 45%的年轻人每天生活费不足 2 美元。南亚是世界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年轻人最多的地区,紧随其后的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人们普遍认为,非洲遭受着极端贫困及艾滋病、疟疾蔓延的折磨。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8),发展中国家有千千万万人用不上电,没有用以做饭和取暖的燃料——这是一个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挑战。例如,在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约 5.5 亿人(约占非洲人口的 75%)在家用不上电灯。在南亚,这一数字是 7 亿,占南亚总人口的一半(DFID, 2008)。而

且,我们还注意到: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每天生活不足 1 美元;33%的非洲人营养不良;在 20 世纪 90 年代,20 个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在下降;非洲只有不足 50%的人口有条件到医院看病或接受医生治疗。2000 年,3 亿非洲人无法得到安全的饮用水;非洲平均预期寿命是 41 岁;只有 57%的非洲儿童能够接受到初等教育,其中 1/3 又无法完成学业;平均 6 个孩子中就有 1 个在 5 岁之前夭折(UNDP, 2004)。

尼日利亚的非洲人占全体非洲人的 1/5,它是世界第 13 大石油生产国,拥有 320 亿桶的石油储量,足够 37 年之用。其天然气储量如果按照目前(2005)的产量开采,可维持 110 年。而且,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二大经济体,每年国内生产总值达 710 亿美元。如果石油和天然气总收入平均分配给每个尼日利亚人,那么每人每天约可得到 50 美分(DFID, 2005)。但是,在 1.35 亿尼日利亚人中,有 7500 万(约总人口的 56%)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甚至 18 世纪的经济自由主义先驱亚当·斯密(Adam Smith)就已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贫困,那么这个社会肯定谈不上是个幸福的社会,因为穷人体验着身体上的痛苦(缺衣少食和长时间的工作)、精神上的折磨(由依附和无奈所导致的日常羞辱)和道德上的拷问(被迫做各种不道德的选择)(Natayam et al., 2000)。与“过度的贫困无法与巨大的繁荣共存”这样一个普遍假设相反,在 2005 年,尼日利亚是世界第三大贫穷国家。本文试图通过各种流行理论以及约鲁巴人(尼日利亚三大主要族群之一)的本土谚语来解释这种状况。

## 贫困理论

克尔博(Kerbo, 1996)划分了四种贫困理论:(1) 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个体主义理

论 ;(2)文化理论 ;(3)情景理论 ;(4)结构理论。

### 社会达尔文主义或个体主义理论

这是最早出现的一种从行为和态度角度解释贫困的理论。19世纪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把贫困怪罪于穷人。他将贫穷归因于坏的德性。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不想努力工作,将金钱浪费在赌博、酗酒和并非必要的奢侈品之上,而且他们的家庭生活混乱无序。按照斯宾塞的说法,穷人没有雄心壮志,对工作缺少本能的需求,并且自暴自弃,不可救药。他认为,政府应该尽量不干涉这类现象,因为只有饥饿才能教会穷人礼貌和服从(Eitzen and Smith, 2003, p.15)。吉尔德等人(Gilder et al.,)认为,穷人天生就应该处于社会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因为他们智商低,心智不成熟(Eitzen and Zinn, 1998, p. 229)。

### 贫困文化

1959年,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开始采用“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这一概念。他根据在墨西哥的经历建立了自己的理论(Haralambos and Heald, 2002, p.155)。贫困文化指的是一种特殊的综合征,它产生于以高失业或就业不充分、低收入、低技能为特征的货币经济之中(Eitzen and Smith, 2003, p.15)。在缺少社会支持(自愿支持或国家支持)和家庭不稳定的情况下,低收入群体在面对中产阶级崇尚积累的主流意识形态时容易产生一种贫困文化。穷人意识到,他们在高度分层化和原子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边缘群体,这个社会根本不能向他们提供向上流动的任何机会。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存,穷人不得不建立自己的制度和机构,

因为他们所处的更广大的社会通常忽视他们、排斥他们。因此,穷人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行为模式,迥异于主流或普遍的文化。刘易斯(Lewis, 1996)认为,随着岁月的流逝,穷人形成了最终导致他们陷于困境和贫困的规范、价值观和信仰。

根据刘易斯的观点,贫困这种亚文化有70个基本特征,可分为四个方面。(1)这种亚文化与更广大的社会(穷人群体之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穷人要么脱离这个社会,要么与这个社会保持距离。他们不属于任何工会或政党,不去银行或医院,享受不到城市的娱乐设施。他们对社会主流机构高度不信任。(2)贫民社区的性质:其特征是居住条件很差,过度拥挤,家庭以外的组织结构极其松散。他们的机构主要是为了满足最低程度的需要。贫民窟的经济是内向型的,其表现是抵押个人物品、非正规的信贷、使用二手物品等。(3)家庭的性质:其特征是双边亲属制度、不稳定的婚姻、母方单亲家庭。(4)穷人的态度、价值观和个性:在这种状况下,陷于贫穷的人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觉得极端无助、自卑和依附他人,是一种极易满足的“弱势自我”(weak ego)。刘易斯认为,一旦贫困亚文化形成,它就会通过社会化而持久存在并代代相传。

作为对贫困文化理论的支持,巴尼菲尔德(Banifield, 1992)观察到,贫困亚文化的问题即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方面的问题,这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指向即时的收益和消费,因而不重视投资、工作、牺牲、自我提升以及为家庭、朋友和社区服务。不过,瓦伦丁(Valentine, 1968)注意到,生活贫困本身就造成一系列的规范和价值观,穷人为应对被剥夺,发展出一系列的规范和价值观,这造成了穷人与富人之间存在的文

化差异。

伊斯拉姆(Islam, 2005)在分析中指出,人们严重误解和滥用了贫困文化理论。刘易斯将贫困文化视为穷人在特定环境和地点被迫作出的极端适应形式。穷人拒绝主流文化及其制度,因为它们不能对穷人的需要作出回应。穷人自己的亚文化脱胎于绝望和抗议。贫困文化研究方法的批判者认为,这种理论将贫困归咎于受害者而非社会结构,为现状辩护,使不平等永久化(Mooney et al., 1997; Ryan, 1992)。从本质上说,文化理论认为,穷人在适应被剥夺状态时形成了使他们继续贫穷的生活方式。处于这种文化之中的个体都有一种边缘化、无助、依附和自卑的感受。这造就了穷人的某种“弱势自我”的心理结构,他们发现很难抑制自己的冲动,强烈认同即时享乐的生活态度,很少有能力和意愿来追求更好的生活并规划未来。与更为富足的群体相比,穷人对孩子更加放任自流,很少对孩子进行言传身教,对正规教育持一种更加冷漠甚至宿命的态度(Eitzen and Smith, 2003)。

### 情景理论

贫困的情景理论认为,由于穷人没有资源和机会采纳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行为显得比较古怪。贫困的年轻人很少有机会上大学,即使少数人进了大学,他们也有着极高的辍学率。贫穷的妇女所在的家庭通常是母主家庭(matrifocal family),因为这种家庭结构赋予她们更高的教养孩子的权威。情景理论不仅重视导致贫困的结构原因,而且同样关注个人如何应对贫困的客观情景。与文化理论不同,它并不假定存在着一个既定的贫困亚文化。相反,穷人之所以不接受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是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根本不可

能实现这种价值观。因此,在实践中,他们容忍很大程度上对中产阶级欲求的背离,并接受罗德曼(Rodman, 1963)和德拉(Della, 1974)所描述的“下层社会的价值延伸”(lower-class value stretch)。

### 结构理论

贫困的结构理论认为,贫困是由更深层的社会经济秩序结构造成的。这种理论恰好与个体主义理论相反,后者将贫困的延续归因于穷人自身,认为作为个体,穷人应该为他们的困境负责;作为群体,他们形成了一种使贫困持久化的文化。例如,马克思主义将贫困归因于一个社会的阶级分化。按照这种观点,贫困有助于巩固资产阶级的主导地位,并服务于有钱人的利益,是宏观社会结构导致了不平等,进而产生贫困。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解贫困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出现在拉美国家的依附理论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现象(Islam, 2005)。

对于上述考察的各种理论,如果我们采用一种互动论的研究方法,我们就有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结构在穷人中塑造了一种贫困文化,而这种文化反过来又会延续这种社会结构。例如,个人可能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来摆脱贫困状态,然而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情境可能会限制这些努力,从而剥夺了他们改变现状的机会。如果出身贫寒的孩子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并希望将所学技能运用于实践,然而他们所处的环境却不向其提供就业机会,也不提供就业所必需的资源,那么他们的努力将是徒劳的,他们仍将一如既往地贫困下去。社会结构对个人生活有着重要影响。根据穆尼等人(Mooney et al., 1997)的观点,贫困的根源是社会结构,而不是个人失败。首先,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别

是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社会为未受教育者或没有技能的人创造高薪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第二,现代宏观经济趋向于自动化和跨国经营,这必然导致制造业提供的工作岗位减少,从而加剧非熟练工人的失业。而且,通货膨胀会导致收入和职业安全感比以前大为降低。第三,家庭的结构变化也会引发贫困。目前,单亲家庭和女性单亲家庭的数量在逐年增多。由于单亲家庭只能靠一人挣钱维持生计,并且女性比男性挣得更少,所以贫困自然也会加剧。最后,从冲突的视角看,有钱有权的人希望捍卫他们的优势地位。因此,维持抑或改变结构都是为了维护现状。

## 基于约鲁巴谚语的扶贫思路

贫困是一种无法满足基本需要或者缺少生活必需品的状态。布鲁克(Brooke, 1972)认为贫困是相对的。根据他的观点,尽管我们能从低收入角度讨论贫困问题,但对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来说,贫困不仅仅意味着收入的不足。尼日利亚是个由36个州组成的联邦国家,作为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社会,其国内居住着250个族群,他们说着350多种语言和方言。其中,多数族群是约鲁巴人、伊博人和豪萨人,他们各自生活在尼日利亚的西南部、东南部和北部等地区。

约鲁巴人根据自己的语言将贫困分为慢性贫困(*osi*,奥西)和暂时贫困(*ise*,伊塞)。前者是指长期的或永无止境的贫困(常常意味着导致死亡);后者是指突然的或短暂的贫困(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解决)。因此,这种区分暗示着后者是前者的初始阶段,在英语中,前者被描述为“凄惨的”、“无望的”、“不幸的”、“悲惨的”。但是,与缺乏生活必需品所导致的贫困相关

的,还有名为“伊雅”(iya)的苦难,如饥饿、心灵受到摧残、羞辱、无奈、遭到排斥、受到剥削和退化。约鲁巴人以基本需求品的缺乏(特别是食品的匮乏)来衡量贫困。按照他们的谚语“比-埃比-巴-库罗-尼努-伊塞,伊塞-布塞”(bi ebi ba kuro ninu ise, ise buse,如果饥饿是因为贫困,那么贫困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一半)。换言之,如果一个人(和他的孩子)能够吃饱,那么,这个人就几乎解决了贫困问题。约鲁巴人奥巴桑乔和马卜贡杰(Obasanjo and Mabogunje, 1992)将贫困界定为“无法满足基本需要”。与此相应,他们认为个人和社会应该将努力的重点放在为穷人提供用以维持生计的食品上。

至于贫困产生的后果,约鲁巴人认为,贫困带来的苦难如果不能解决,它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置穷人于死地。根据他们的观点,“伊塞-托-塞-奥莫-洛根-奥顿,伊雅-托-耶-奥莫-洛格帮-奥苏-提-科-巴-帕-奥莫-阿-得辛-勒辛-奥莫”(Ise to se omo logun odun, iya to je omo logbon osu ti ko ba pa omo a dehin lehin omo,如果持续20年的贫困和持续30个月的苦难都不会夺去一个儿童的生命,那么,这个儿童就可以自力更生了)这意味着,如果贫困以及随之而来的苦难一直毫无改善地持续很长时间,那么,那些冒着失去生命危险的穷人可能最终会获得解放。

约鲁巴人相信,如果迅速应对,人们完全可以打破贫困周而复始的怪圈。他们有一句谚语可以支持这种观点:“伊兰-梅塔-基伊-托西-坡”(iran meta kii tosi po,穷不过三代),意指不可能连续三代人都一直经受贫穷的折磨。与约鲁巴人的这种信念密切相关的,是对从事辛苦劳作的穷人给予社会和家庭支持的原则。根据他们的观点,贫困的初始阶段(约鲁巴方言称

为“伊塞”)不会妨碍穷人履行正常的社会职能,如果他们能够留在当地的社区就更是如此。这不同于刘易斯所描述的贫困文化理论(Lewis,1966),后者认为穷人要么脱离他们所生活的更广大的社会,要么与之保持距离。约鲁巴人的观念是:“伊塞 - 基伊 - 塞 - 埃库 - 基 - 埃库 - 马林 - 尼努 - 伊格博”(ise kii se eku ki eku marin ninu Igbo, 贫困不会影响老鼠在森林中活动),意思是说,贫困不会妨碍人类在自己的自然栖息地上履行社会职能。而且他们还认为,只要人不懒惰,就能战胜贫困。这是因为他们相信,任何一个辛勤劳动的人,如果陷入贫困,那么通过社会支持系统(包括家庭、孩子、社区、宗教和社会等的支持),约鲁巴社会将会尽全力帮助他找到工作来维持生存。确实,约鲁巴人认为,只有穷人有积极的工作态度,对他们的支持才是合理的。有句约鲁巴谚语说:“恩尼 - 西塞 - 雅勒 - 伊塞 - 奥尔 - 奥西塞 - 雅勒 - 伊塞”(eni sise jare ise or osise jare ise, 战胜贫困的是那些辛勤工作的人),意思是,如果穷人并不懒惰,或者他们具有足够的正当理由寻求社会帮助,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因为贫困而受社会责难。这是因为,约鲁巴人认识到,有些人虽然辛苦劳作,仍会由于受到外界不可控因素的影响而依然贫困。因此,约鲁巴人说:“伊塞 - 科 - 洛沃”(ise ko lowo, 工作并不意味着金钱)。他们还说:“基拉基塔 - 奥 - 莫拉 - 卡 - 西塞 - 比 - 埃鲁 - 科 - 单坎, 埃勒 - 洛由”(kirakita o mola ka sise bi eru ko dankan, ere loju, 奋力拼搏并不能确保成功;像奴隶一样工作也不总是能获得收益)。因此,无论多么频繁地跳槽或多么勤奋刻苦,约鲁巴人始终相信,重要的是必须能够证明自己在努力工作。

尽管约鲁巴人认为社会支持系统应该

为穷人提供工作和其他帮助,但他们同时也相信“伊塞 - 科 - 尼塞”(ise ko nise, 工作并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说,穷人不应太多考虑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应该乐意做任何事情(盗窃除外),包括从事不体面的工作,从而打破贫困的循环。他们可能会送孩子出去从事家政服务,必要的话甚至自己亲自做家政工作。约鲁巴人相信《圣经》关于“懒惰导致贫困”的观点,正如《圣经(旧约)》“箴言”篇第10章第4节所言:“懒惰的双手让人贫困,勤劳的双手带来财富。”懒人做事拖延,给自己招来羞辱。懒人往往认为自己投机取巧很聪明,并嘲笑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以为每件事都很容易,都会一帆风顺。

约鲁巴人相信,勤劳的父母容易培养懒惰的孩子,这反映在这样一句谚语中:“奥莫 - 阿拉格巴拉 - 洛 - 尼亚 - 奥勒”(omo alagbara lo nya ole, 家境殷实的孩子最懒惰)。约鲁巴人从不宽恕懒人,他们将懒人视为小偷,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他们,因为社会不会接受懒人,甚至义务警员(vigilante, 传统的有组织安全体系,用以辅助正规警察的工作)都会对他们进行跟踪。与那些并不懒惰的穷人不同,这些懒人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有句约鲁巴谚语是:“奥莫 - 贝勒 - 奥西 - 贝勒”(omo bere asi bere, 超生导致贫困),换言之,孩子越多,一个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就越大。

就贫困的治理之道而言,尽管约鲁巴人将个体性因素诸如懒惰、消极的工作态度、孩子太多等视为贫困的原因,但他们也认为,失业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解决贫困的主要办法是为穷人提供工作岗位,无论是技术性的工作还是非技术性的工作。约鲁巴人深信,“伊塞 - 洛根 - 伊塞”(ise logun ise, 贫困的应对之道在于工

作)意思是,无论在多大程度上陷入贫困的泥潭,一旦得到一份工作或从事有报酬的劳动来养活自己和家庭,就可以彻底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了。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约鲁巴人深信一种总体性理论,即整个经济体系广泛地创造就业机会是减少总体贫困的唯一办法,而接受教育和学习技能仅仅是一种让贫困重新分布的辅助性举措。约鲁巴人提出的整个经济体系的解决方案(创造就业)似乎与现有的扶贫理论是一致的。如今有两种缓解贫困的主要办法:个案的方法和总体的方法,这取决于人们是对个体性因素还是对广泛的经济因素感兴趣。这两种方案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减少总体贫困,另一种是让总体贫困状况重新分布。我们可以从穷人个体的具体情况和特征两个方面来解释贫困,如穷人的受教育水平、技能、经验、智力、健康、阻碍、年龄、工作意向、时间观念、贫困文化、歧视、种族、性别等。但是,我们同样可以从整个经济体系方面的因素来解释贫困。根据总体性的理论,贫困是由普遍而涉及整个经济体系的问题导致的,但其分布情况则由个体性因素而定。因此,导致个人贫困的因素可以通过宏观结构性因素来解释。

尽管并非不可能,但我们很难通过直接检验来判断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但是,一些间接的证据似乎表明约鲁巴人的总体性理论更为有效。例如,在大规模培训计划持续增多以及人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升的时期,贫困并未减少。例如,“非洲发展指标”(World Bank, 2004)显示,在非洲人均收入约 1000 美元的赤贫国家,如塞拉利昂、刚果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和肯尼亚,基础教育入学率达到 90%—100%。根据个案理论,人们将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总体贫困程度将会随着基础教育水平

的提高而降低。然而,根据总体性的解释,基础教育入学率的提升只是让贫困重新分布而已。就扶贫而言,如果个案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需要解决产生贫困的个体性原因。例如,如果贫困是由教育不足或技能不足导致的,那么,应对办法就是实施技能培训或补偿性教育(compensatory education)。如果贫困是由歧视造成的,那么解决途径就是实行反歧视政策。相反,如果总体性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应对之道就是如约鲁巴人所阐明的那样,应通过重视更加广泛的就业来增加工作岗位,并改善就业质量。

## 对尼日利亚扶贫的启示

约鲁巴人的扶贫思路遵循两条主要原则。第一条原则出自他们关于创造就业机会是减少贫困的不二法门的谚语。第二条原则源自消除饥饿将减轻贫困的谚语。根据这两条关于创造就业和保障温饱的谚语,如果经济增长,但由于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导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对许多国家(而不仅仅尼日利亚一国)的福利构成严重挑战。为了改善并非懒惰的穷人的生活条件,我们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创造就业和鼓励自主创业上。一些穷人需要掌握技能,以便在现代化的工作场所更有效率地工作。政府应该帮助这些人学习胜任新工作所必需的技能。

除了创造就业、提高技能外,我们还要重新启动社会支持系统,约鲁巴人已经在运用这套系统并通过保障粮食安全来改善穷人的生活,至少是确保他们的生存。由于穷人没有能力获得基本的社会资源,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物品和服务,特别是他们可以支付得起的食品、基本医疗保健和儿童教育。毫无疑问,这些建议意

意味着投入庞大的公共资源,但是,赋予穷人更强的活动能力可以让国家收回这些投资,因为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许多穷人都是能人。

鉴于约鲁巴人的谚语蕴含着关于贫困的深刻理论,未来的研究可以运用同样的

范式来分析尼日利亚其他重要部落(如豪萨人和伊博人部落)的谚语,考察它们是否有助于我们制定由文化驱动的、具有地方特色并得到国际认可的扶贫战略。

[焦兵译]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BANIFIELD, E., 1992. The future of the lower class. In: K. Finsterbusch, and G. McKenna, eds *Taking sides*. 7<sup>th</sup> ed. Guildford: Dushkin Group, 23-43.
- BROOKE, J., 1972. *Transportation and world development*. London: Hutchinson.
-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2002. New Delhi: University Press.
- CURTAIN, R., 2004. *Youth extreme poverty dimens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with particular focus on South east Asi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UN Workshop on Youth in Poverty in South-east Asia, Yogyakarta, 2 August.
- DELLA, F.L.R., (1974). The culture of poverty: empowerment and citizen right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48, 161-172.
-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2005. *Developments: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gazine*, 32 (10), 12-30.
- DFID, 2008. *Developments: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gazine*, 42 (12), 14-45.
- EITZEN, D.S. AND SMITH, K.E., 2003. *Experiencing poverty*. Belmont, CA: Thompson and Wadsworth.
- EITZEN, D.S. AND ZINN, M.B., 1998. *In conflict and order understanding society*. Boston, MA: Allan & Bacon.
- HARALAMBOS, M.S. AND HEALD, R.M., 2002. *Sociology: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s*.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ISLAM, S.A., 2005. Sociology of poverty: quest for a new horizon. *Bangladesh e-journal of sociology.*, 2 (1), 57-71.
- KERBO, H.R., 1996.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 class, conflict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ston, MA: WCB and McGraw Hill.
- LEWIS, O., 1966.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n: P.S. James and W.M. David, eds *Conformity and conflict: reading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Boston, MA: Little Brown.
- MOONEY, L.A., KNOX, D. AND SCHACHT, K., 1997. *Understanding social problems*. New York: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 NATAYAM, D., RAJ, P., KAI, S., RADEMACHER, A. AND KOCH-SHULTE, S., 2000. *Voice of the poor, can anyone hear u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BASANJO, O. AND MABOGUNJE, I.C., 1992. *Elements of democracy*. Abeokuta: A.L.F Publications.
- RODMAN, A.T., 1963. *Poverty and its effects*. Poland: Pauling Press.
- RYAN, W., 1992. Blaming the victim. In: K. Finsterbusch and G. McKenna, eds *Taking sides*. Guildford: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 123-167.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2004.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UNDP, 2008. *United Nations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UNDP.
- US CENSUS BUREAU, 2001. *Bureau report*.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 VALENTINE, C.A., 1968. *Culture and poverty: critiques and counter-proposal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RNER, G., 2002. Conversations about poverty in Africa. *The perspective* 14 (3), Atlanta, Georgia. Available from: <http://www.theperspective.org/povertyinafrica.html> [22 March 2010].
- WORLD BANK, 1990.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01a.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01b. *African poverty at the millennium*.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04. *African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05.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约鲁巴人的社会经济思想对尼日利亚扶贫工作的启示

乔尔·B·巴巴洛拉 阿德索基·奥尼  
阿德莫拉·阿坦达 贝妮迪克塔·O·奥耶尤拉-奥修迪

尼日利亚是世界第 13 大石油生产国,但是,该国约 56%的人口却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本文将利用约鲁巴人(尼日利亚三大主要族群之一)的本土思想来检验有关贫困问题的流行理论。达尔文主义的、个体主义的、文化的、情景的以及结构主义的贫困理论要么将贫困现象归因于个体性因素,要么归因于广泛的经济因素。以关注个体因素(如对缺少技能的贫困群体进行职业培训)而忽视广泛的经济因素(如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为特征的反贫困战略只是对收入进行了再分配,而不能实质性地削减总体贫困。通过分析约鲁巴人有关贫困的谚语,我们发现流行理论与约鲁巴人的贫困思想之间存在一致性。约鲁巴人相信存在着将导致苦难的慢性贫困(*osi*,奥西)与暂时贫困(*ise*,伊塞)之分,认为穷人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如培养积极的工作态度、努力工作、控制生育等)及支持系统(如创造就业机会、粮食安全等)的帮助来摆脱贫困的陷阱。他们还相信创造就业机会是最佳的反贫困战略,认为通过消除饥饿可以使贫困变得不再重要。本文以这两句谚语为依据,指出扶贫的重心应该放在创造就业机会和保障粮食安全上。此外,本文建议,应认真研究尼日利亚其他重要部落有关贫困问题的社会经济思想,以便在尼日利亚确立一种得到全国一致认同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反贫困战略。

[焦 兵译]

尼日利亚阿夸-依邦州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及针对农村妇女的赋权活动

英尼奥邦·A·艾克帕比奥

本研究尝试记录尼日利亚阿夸-依邦州农村妇女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开展的活动的感受及对这些组织在当地开展活动的评价,并结合此撰写报告。研究的具体目标包括对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评估:妇女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经济状况、受益人对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影响因素的认知、妇女非政府组织对改善受益人社会经济状况的贡献、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制约因素等。选取的样本包括来自 24 个当地妇女团体的 120 位受访者,这些妇女团体隶属于研究区域中的 3 个活跃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结果显示,妇女非政府组织迎合了农村妇女的需求。农村妇女通常参与获得认可的、可行的妇女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这些活动满足了参与者的需求。结果还显示,妇女非政府组织通过增加收入来源、增强健康意识、提高食品加工技能来影响受益人的经济社会状况。影响受益人参与妇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因素包括信贷服务不力、预付贷款利用不善导致还款水平低等。妇女非政府组织有能力对人类发展和社区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本文就此提出了建议。

[黄照静译]

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尼日利亚南部农民可能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行为

艾贝尤米·塞缪尔·厄耶卡勒  
托鲁洛普·奥拉耶米·厄耶卡勒

本文分析了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影响,尼日利亚南部农民对艾滋病社会经济影响